



服部文庫  
イ17  
320  
3





117  
320  
3

辨名老註上

義 八 則  
孝 悌 一 則  
忠 信 三 則  
恕 一 則  
誠 一 則

三

服部文庫  
117  
320  
3





義則

先王之所立道之名也。蓋先王之立禮其為效

亦周矣哉。然禮有一定之體而天下之事無窮故人

立義焉。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左傳禮樂相須樂未有離禮孤行者故曰禮義也者

人之大端也。禮記禮禮以制心義以制事

見辨道八章考注

尚書仲虺之誥以義

117 320 (3)

制事以禮以守常義以應變舉此二者而先王之道

庶乎足以盡之矣。故古者多以禮義對言為是故也。

人多知禮為先王之禮而不知義亦為先王之義故

其解皆不通矣。蓋義者道之分也。千差萬別各有所

宜。故曰義者宜也。中庸先王既以其千差萬別者制

以為禮學者猶傳其所以制之意是所謂禮之義也。

而其以空言傳者是所謂義也。故禮義皆自古傳之

豈非先王之義乎。韓退之曰行而宜之之謂義。韓文

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禮記有冠義昏義燕義射義聘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

韓文原道



孟子尚婁蒞  
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大人不為  
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孟子梁  
注是皆不知義為先王之義乃取諸臆以為義也夫  
取諸臆以為義是非義之義所由生也朱子本於孟  
子義內之說也告子篇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  
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  
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  
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  
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  
之外也曰若秦人之長無以異於長者吾弟則亦  
有然者也然則若矣亦有外與孟子問公都子曰

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  
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則誰先曰先酌鄉人不能答以  
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  
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  
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曰敬弟乎彼將曰敬叔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  
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  
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然則飲食然孟子之意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故  
義有所合於人心耳豈以義為性乎性理字義五者  
謂之五行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  
為木之神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五行  
為義禮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五行為智其在先王誠亦  
禮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五行為智

仁義禮智信第一條



取諸其心焉耳矣。然先王之意本為安民故也。且其  
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故所立以  
為義者千差萬別。各合其宜。是豈人人所能哉。且不  
知義以安民為本。徒據宋儒之說。取諸其臆。以為義  
是後世之說。雖若可觀。而其所以鑿於先王之道者。  
為是故也。又如以裁割決斷為義。性理字義。就心  
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  
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否。文公謂義之在人心。  
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  
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固出去。  
便

便須能割。割當出。不當出。若安出。又不要出。於中遲  
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  
韓文公以行而宜之。謂亦執先王之義。而以此  
則是就外田說成義外去了。亦執先王之義。而以此  
裁割決斷已苟不知先王之義。則猶空手裁物。安能  
之乎。又人多以義理並言。如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  
為義。孟子告子篇。孟子富歲。是也是。亦不知義者之言  
也。假如日行可百里。而不可二百里。是理也。必求其  
二百里是非理也。一月而百里。二月而二百里。是謂  
之合理而已矣。未得謂之合義焉。猶之行百里。諸侯



聃

柩

使

庶幾

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禮記  
 日而舍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禮記  
問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禮記  
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禮記  
 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禮記  
 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禮記  
 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是所謂禮也去父母之邦禮記  
 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禮記  
 遲禮記吾行豈窮日之力哉禮記  
 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公孫丑篇孟子去齊曰千里禮記  
 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過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禮記  
 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禮記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愛則怒悻々禮記

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是所謂義也故理雖不學可知  
 日之力而後痛哉禮記  
 而若禮與義於君子則不能知之故人之不為非理  
 之事未足以為君子唯不為非禮與非義然後可以  
 為君子也故以義理並言者不知義者之言也人有  
 恒言曰是某詩之義也是某字之義也是豈有裁割  
 斷制之意哉亦以古來相傳者命為義已如詩有六  
 義禮記詩序詩有六義焉禮記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亦豈裁割斷制  
 之意哉以謂用詩之道古來相傳有此差別可又如



老子所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失**義而後禮老子卷三是難譏聖人之道乎亦可見  
古人以古言言其意以仁義禮為先王所造為非  
自然之道故有是言已告子義外之說亦然若使告  
子果不知義則孟子必辯又觀於孟子不爾而但辯  
其內外則知告子之言不謬也是老子告子孟子皆  
以先王之義為義也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又曰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而義不可勝

用也盡心篇是裁割斷制之說所本也夫人皆有羞惡  
之心是故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以死論語憲問篇  
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是豈義哉且人之所不為者豈  
皆合於義乎孟子而以此為義亦妄已故知孟子之  
意必不爾也古之君子行一事出一謀不取諸其臆  
而必稽諸古援先王之禮與義以斷之是以古人有  
所論說必引詩書者以斯道也又如仁齋先生以義  
為德其言曰為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謂



義語孟字義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又曰為是據孟  
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謂義  
子之言為是解然其所謂所當為所不當為者吾不  
知自取謂其臆歟將取諸先王之義歟若自取諸其  
臆則亦朱子之意而易其辭者已若取諸先王之  
義則豈可以為德乎其謬可見已嗚呼先王之制義  
誠亦上無所替而獨取諸其心是其所以為聖人也  
後人君子學成其德者其或一二取諸其心者亦何  
無之然是又非人人所能矣無規矩故也後儒之教

入乃舍先王之義而使自取諸其臆豈不謬乎是無  
它不知孟子之言皆有所為而言之而必欲援其言  
以為解故也辟諸醫以藥治病病愈後猶服其藥弗  
已惑之甚者也

古者未有以義為之德名者唯周禮六德有之見前蓋  
以大司馬之材言之也大司馬掌賞罰黜陟軍旅田  
獵之事而賞罰黜陟以當乎義為貴軍旅田獵皆取  
當於急遽之際故非熟於先王之義應變不認者不



戰國策  
左傳  
前後  
カ  
カ

能已然是士君子之本業凡仕者皆然故它書莫有

以為德者也如曰義士也曰義人也戰國趙策豫讓

趙襄子曰彼義士也桓公二年左傳武王克商遷九

鼎于錐邑義士猶或非之史記伯夷傳武王伐紂伯

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及于戈可謂孝乎

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

扶而皆以其所為合乎義遂贊其人之言也皆以一

事言之其實非以為德之名也

如曰君臣有義也孟子滕文公篇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主臣言之蓋君統其全者也先王之道在安民南書

畢陶

孟子公孫丑篇有  
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

祿

義

謨臯陶曰都在是以非仁人則不能任道矣故曰為

人君止於仁大學臣亦任先王之道者也然君統其

全而臣任其分各有官守各有所事千差万別非義

則不能故以義為臣之道也如教子以義方隱公三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

淫泆所自邪也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

者之來寵祿過也亦謂教臣之道也各有官守彼不

通此是之謂方唯義為爾論語曰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微子篇子又曰行義以達其道季氏篇謂任



以行其所學先王之義也

易大傳曰何以聚民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下繫辭文也 論語曰見利思義憲問篇孔 又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篇禮 是民以營生為務故

以財利為心者民之業為兩君子學先王之道仕以

共天職故以義為其道也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亦畧

舉仕者所務官守之事言之理財者冢宰司徒司空

之事周禮天官冢宰之職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

祀貢二曰嬭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

鄭玄

漢

左使桓二年祝史  
正辭信也

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游貢九曰物貢地官司徒

之職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

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天下之政冬官考

工記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郊注百工司空事官

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

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

虞已上曰其陸德明曰知此篇司空之官也司

空篇亡儀興購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

備大正辭者宗伯之事春官大司馬之職以吉禮事

數示親萬民小宗伯之職掌五禮之禁令而其等用禁民

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

為非者司馬司寇之事也夏官大司馬之職掌建邦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

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誥禁以糾邦國



文秋官大司寇職  
堂建邦之三曲以  
佐王刑邦國詩  
方以刑罰新國用  
輕典三曰刑平國  
用中典三曰刑亂  
國用重典以五刑  
糾萬民二曰野刑  
上功糾力二曰軍  
刑上命糾守三曰  
鄉刑上德糾孝四  
曰官刑上能糾職  
五曰國刑上意糾亂  
凡害人者置之圜土  
而施職事焉以明  
刑恥之以兩造禁  
民訟以兩劑禁民  
獄以嘉石平羅民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執有鄉民以用邦國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以小事大以和邦國  
古以詩書為義之府書者帝王大訓萬世奉以為道  
而其片辭隻言足援以斷事故謂之義之府者不亦  
然乎至於詩之為義之府則人多難其解矣夫古之  
詩猶今之詩也其言主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哉後  
儒以為勸善懲惡之設者見辨道考註皆不得其解者之  
言已蓋先王之道緣人情以設之苟不知人情安能  
通行天下莫有所窒碍乎學者能知人情而後書之

義神明變化故以詩為義之府者必併書言之已是  
先王之教所以為妙也豈淺智之所能知乎

有曰德義之經者僖公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德以人  
言之義以事言之故古有是言如德之則義之府亦  
以德義對言

有曰天之經地之義也昭公二十五年左傳子大叔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贊禮之言也經者謂禮之天者能  
持衆義如經緯之經焉義者謂禮之細者各制其宜



焉所以謂之天地者贊辭已

仁義並稱六經論語莫有是言矣主トス方行之故也七十

子而後以論說道藝為務論說之弗已日見其趣念

益自意以言之亦自不覺其流於玩先王之道也是

勢之所必至道之汚隆繫焉於是乎以仁義並言遂

至於以命先王之道已然其初去聖人未遠故其言

亦不盤於道如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

藝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

禮記檀弓子思曰昔者堯也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

非禮道不立

焉

尊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夫先王之道雖博乎莫不歸於安民者是所謂仁也然仁不可以

言盡為故作禮樂以教之是所謂藝也義亦先王所

立諸書所載是也先王之教立禮義以為人之大端

故書論語中庸皆以禮義並言尚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語

子路篇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

禮以行之志中庸無禮義並言者而不以仁義並

也仁義並言則比其非倫而遺乎禮故古也教不

又



然然至於論說道藝則有時乎以仁義並言如禮運  
說卦之言焉禮運之所論說者在禮也故以仁義贊  
禮之德已先王之禮雖繁乎莫不歸於安民者則仁  
其統也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前皆有義存焉是仁統  
其全而義分其細故曰藝之分仁之節也集衆義而  
禮立焉仁成焉故曰協於藝講於仁講如講若畫一  
之講漢書曹參傳參為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姓  
歌大之曰蕭何為法講若一顏師古曰講和也  
說卦之所論說者在易也故亦以贊易之德已陽大

而莫不統焉故喻以仁陰小而有所別焉故喻以義  
陰陽相須不可得而離渾渾淪淪何往非仁——差差  
別別何往非義是易禮運皆雖以仁義並言然未嘗  
歧在義以二之蓋其所以不蓋於道也又如樂記曰仁  
以愛之義以正之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大  
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  
順而下之至于禘名曰重鄉飲酒義曰天地嚴凝  
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



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  
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凡此之類  
亦雖皆論說道藝之言。然既已歧仁義而二之。有以  
盤半孔門之舊者也。及其末流。聖人之澤將斬。儒者  
之道曰卑。紛然與百家爭衡於戰國之際。唯咸輔頰  
舌是務。周易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王不復道先王之  
法言。自取諸其臆。以求勝墨氏。尚仁揚氏及刑名諸  
家。無仁亦無義。孟子尽心篇孟子曰揚子取為我拔一  
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

故踵利天遂以仁義命諸聖人之道。有以別之。而不  
下為之。知遺乎禮如表記所謂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  
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及孟子以惻隱之心為  
仁羞惡之心為義是也。是其意以救民為仁誅亂賊  
為義如日月之代照也。如刑賞之迭用也。然後道備  
而不偏焉。其言井然若有條理焉。荀子儒效篇井井  
子曰井井然若可聽焉而自不知其與先王孔子  
有條理貌夫天地有生殺人有善惡。故聖人固好



孟子盡心篇人皆有  
所不忍達之於其所  
不忍也人皆有所不  
為達之於其所為義  
也

善而惡惡刑賞於是乎生然聖人之所以好善而惡  
惡賞之刑之者仁而已矣故其立禮義也以此君子  
之行禮義也亦以此故仁義並言者非矣孟子諸家  
之意亦從夫義有差別見其有所不為之意又推詩  
人心以見惡惡之心之為義遂配諸仁以命道焉蓋  
其初以仁義贊乎禮則物尚在焉其卒直以仁義命  
諸道則遂失其物學者徒以仁義之名求道故也亦  
由其時論說方盛喜言其精微而義離禮而孤行古

見辨道第九章  
考注

言漸廢故耳自此之後仁義之道遂為千萬世儒者  
之常言亦不稽諸古之失也觀彼後世君子若宋諸  
老先生者其語學也務言脩善而去惡擴天理而遏  
人欲性理大全為學總論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自能  
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  
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天資美不足  
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暗為勤方為功朱子曰天下  
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  
理這裏終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辯不  
通而不知先王之教唯導其善而惡自消也其語治  
也務言賞君子而罰惡人性理大全治道總論朱子  
曰四海之廣非民之衆人



關

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  
 使下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其志之所欲者則以下先  
 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中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  
 謂細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  
 施之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之皆知不  
 善之可羞而必去之也然細紀之所由振則以刑罰秉  
 持而不敢失其稟諫補察而無所私和人主又以其大公  
 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  
 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而不知先王之道唯在  
 舉仁者而不仁者自遠也其論人也務備其長短得  
 類明道先生曰荀卿才高其過揚雄才短其過以荀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雄雖少過然已自  
 不識性更論其道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漢儒如毛萇董仲舒  
 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正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林希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為見他  
 若書便須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為行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

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又諸葛武  
 侯有儒者氣象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遺不到也

問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資  
 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而不

知先王之道唯在用其長而天下無弃才也察其源

亦未必不自孟子導之則毫釐千里之差豈可忽乎

學者審諸

孝悌一則

孝悌不待解人所皆知也但古稱至德者三泰伯之

讓文王之恭及孝稱主德要道是也人無貴賤

莫不有父母父母生之膝下如它百行或強壯乃能

全文孝經  
 親生之膝下以養  
 父母且嚴



行之唯孝自幼可行它百行或非學無能行之唯孝

心誠求之雖不學可能親者身之本身者親之枝禮記

哀公問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

故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

備其本本枝故人君必以下繼其志述其事為孝之至

子曰武王周公其德考矣乎夫孝臣下必以立身揚

名顯其父母為孝之至考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唯孝可以道神明唯孝可以感天地

孝經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之所不及

孔安國曰充塞于天地之間焉無所不及

是其所以

以為至德也和順天下必自孝弟始今文孝經子曰

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子曰君子之教

為人父者上也教以悌所以下敬也故先王立宗廟養老之禮

以躬教天下中庸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

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

十養於學達於諸侯祭義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

侯之也侯之也是其所以為要道也孝弟忠信禮門蓋謂之中

庸中庸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

孝之宗也

存感孝

禮記

記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王之重孝若是夫

忠信三則

忠者為人謀論語季而荀曾子曰或代人之事能盡

其中心視若己事懇到詳悉莫不至也禮記表記子

曰譽人則民為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

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鄭玄周禮地官注曰忠

言以或以事君言之如八佾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臣使

君臣事君或專以聽訟言之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聽訟亦事君居

又見家語五刑解孔子答仲弓語上

天司徒六德

官之事然五刑之屬三千尚書呂刑墨罰之屬千劓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至為繁細而民之懷詐獄  
訟之情難得彼此構怨苟非能體其情則不得其平  
故周禮六德忠為司寇之材焉左傳莊公十年小大之獄  
雖不能察必以情論語忠之屬也劇本可以見已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忠為政事之科說具述政  
事者代君之事故以忠命之  
信者謂言必有徵也世多以言無欺詐解之苟以言



集注復踐言也

必有徵為心則無欺詐不足道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論語季而篇是其言雖有徵必欲合先王之義若言不合義則雖欲踐其言亦不可得者其究終至無徵也朱子引約信曰誓而訓信為約誓朱熹述而謂民信其上也慎其號令不敢欺民則民信之矣然信之而畏不如信之而懷故必能為民父母而後民信之至焉它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及言忠信行

集注此而篇注信約信也大余注約信久期約而求其實者也汪氏炎祖曰曲禮云約信曰誓約信二字本此

篤敬雖蠻貊行矣皆主為見信而言也

王之道為安民立之故君子之道皆主施於人焉苟不見信於人不見信於民則道將安用之然不見信之本在我君子貴信者為是故也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亦雖朋友之交非君事親竭力事君致身之比也故淺乎言之然朋友所以游揚其聲譽達之於上者也故中庸曰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

漢曰季布傳曹丘生指布曰僕與足下俱楚人也使僕游揚定不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李而荀子夏曰賢買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漢書諸侯王表橋  
枉過其正師古橋  
占橋同枉曲也  
曰橋又見後漢仲  
長統傳

矣是先王所以立朋友之道命之為信故也後之君  
子或嫌其有所求而為之故止責其信而不及見信  
之意其弊或至於獨立絕物以為高也矯枉之言終  
非先王為道不遠人之意禮記中庸子曰道不遠人人之  
學者察諸又如文行忠信信為言語之科言語之道  
貴有徵故以信命之如曰言有物周易家人上象傳  
行有恒又禮記緇衣是君子之言所以有徵故也如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  
後世諸儒議論雖美空言無徵豈敢望宰我子貢言

語之科哉

論語先進篇言語  
諸宰我子貢

忠信連言亦以為久謀與人言者言之如主忠信而

及顏淵為孔子之語亦以此為主也忠信之人亦謂能此之人

也曰主忠信徒義顏淵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記

為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記  
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禮義者先王之道也忠信者中庸之德也登高必自

卑行遠必自邇故學先王之道必以忠信為基如見

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脩辭謂學詩書也立其誠謂學禮樂也詩書義之府也故與徒徒義可以學禮其意相發禮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治長苟則雖有忠信不學未免為鄉人也祇學先王之道不依中庸之德則基之不立欲行遠登高亦不可得矣是孔門所以貴忠信之意也孝弟忠信均為中庸之德說其則乃舍孝悌獨以忠信言之者蓋其人未學而能孝悌是得諸性者也其人或厚於內而薄於外則未可

以施於人焉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故多施於人者言之忠信皆施於人者也且有以它人之事為己任意故特以忠信言之者近於道也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性理大全性理第二條此見彼主忠信等之言而謂徒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嫌乎狹故作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動求諸己故已且盡已未足以盡忠字之義今人為宋儒之學者為人謀而不聽則多皆舍

方說得此見彼主忠信等之言而謂徒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嫌乎狹故作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動求諸己故已且盡已未足以盡忠字之義今人為宋儒之學者為人謀而不聽則多皆舍

性理大全性理第二條此見彼主忠信等之言而謂徒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嫌乎狹故作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動求諸己故已且盡已未足以盡忠字之義今人為宋儒之學者為人謀而不聽則多皆舍

性理大全性理第二條此見彼主忠信等之言而謂徒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嫌乎狹故作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動求諸己故已且盡已未足以盡忠字之義今人為宋儒之學者為人謀而不聽則多皆舍

性理大全性理第二條此見彼主忠信等之言而謂徒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嫌乎狹故作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動求諸己故已且盡已未足以盡忠字之義今人為宋儒之學者為人謀而不聽則多皆舍

性理大全性理第二條此見彼主忠信等之言而謂徒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嫌乎狹故作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動求諸己故已且盡已未足以盡忠字之義今人為宋儒之學者為人謀而不聽則多皆舍



語孟字義忠信第  
一條程子曰盡已  
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皆就接人上言  
夫做人之事如做  
己之更謀人之事  
如謀人之事無一  
毫不足方是忠凡  
與人說有引人有  
無便曰無多以為  
多寡以為寡不  
有方人期約而踐  
其言之論語集註  
曰信約信也古  
人有信如西時  
信賞必罰等語  
皆此意惠按信賞  
必罰見韓非子  
內儲說上七術  
有及漢書宣帝  
紀贊

去不復顧之曰我既盡我之心矣是知忠字有懇  
到周悉之意故也以實亦非信字之義矣程子動求  
諸心故作是解已古止就言語上言之豈必求諸心  
乎仁齋先王曰凡與人說有使曰有無使曰無多以

為多寡以為寡不一分增減方是信語孟字即宋儒

之說也性理大全陳氏曰以文是就言上說有話只

亦不知古止以施於人者上言之

故至於信近於義信賞必罰之類韓非子內儲說上

明威三日則別為約信之解可謂蔓已仁齋先生又

信賞盡能則別為約信之解可謂蔓已仁齋先生又

曰忠信皆就接人上言是措辭之未善也忠

在事君及為久謀豈特交際乎又曰忠信有朴實不

不事文飾之意是亦見彼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

安解者也不可從矣至於先儒以忠信如形影者則

仁齋先生駁之是矣語孟字義忠自是忠信自是信

夫子之四教以文行忠信並言則忠與信本是兩事

益明矣而先儒以謂忠與信若形影然又曰忠信只  
是一事而相為內外未始蓋未深致焉耳惠按  
性理大全朱子曰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



忠自彼而觀謂之信又上蔡謝氏曰忠怒猶形影也無忠做怒不出來上蔡謂忠怒為形影不謂忠信也

怒一則

怒之解見論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此八字

一見於答仲弓是正文也再見於答子貢是註入正

文也顏淵篇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又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上文

曰其恕乎傳論語者乃以此八字解怒字耳故中庸

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也

祇怒於友如心為怒說文長箋如故己之所欲以施

於人亦怒也然其事廣大非學者所能且人心不同

所欲或殊故止以己所不欲言之耳孔子曰能近取

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近譬諸己心是怒也仁者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雍也篇子曰夫仁者

達而達人能近取譬是乃未能立之達之則僅不施

其所不欲已故曰仁之方也忠怒連言者忠亦以怒

行之為人謀代人其事者亦近譬諸己心而後能視

論語

論語



左傳昭公三十八年  
推陽人對魏子曰  
及饋之畢以小人  
之腹為君子之心  
屬厭而已

人之事如已之事也程子以推已為解程子曰以  
乃物仁也推無不可者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古  
來相傳之說何更更為解而程子更為解者乃嫌其止  
言所不欲而不言所欲其義似窄故已然既以推已  
為說則或至於以小人之腹窺君子之心者亦有元  
唯務明白齊整而不能深長思之宋儒之病皆爾仁  
齋先生曰有寬宥之意又有忖度之意言每忖度人  
之心而不以刻薄待之乃引書札中恕宥怒察等文

語孟字義忠恕第  
二條程子曰推已之  
謂恕愚謂推已非恕  
乃用恕之要蓋恕  
以彼之事以己之所  
謂推己者即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之意蓋  
因夫子言問答云  
然使恕字有推已  
之義則及于子貢問  
曰及于子貢問曰

語孟字義按恕字有寬宥之意又有忖度之意言每  
忖度人之心而不以刻薄待之也今筆札中有怒宥  
怒察寬怒等語意皆相稱矣惠按此文語孟字義舊  
刻本載之今本無此蓋東涯所刪也物子見舊刻本  
故云然其義皆盡於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之中  
矣且所謂寬宥不刻薄者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  
長之成之輔之養之之意無往不在則不唯恕字為  
然已乃懲於宋儒刻薄之弊故有是說耳又不知論  
語多注入正文者故於曰其恕乎曰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而疑其意重複也至於引子貢所謂我亦欲無  
所不欲勿施於人則既曰其恕

之義則及于子貢問曰及于子貢問曰



乎而又曰不欲勿施於人其意既重復故知恕字之義本非推己之意夫子答仲弓問仁已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若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夫子之責直可以恕字命之而不  
可數行其詞者蓋甚也觀夫子答子貢曰忠恕而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知推己即行恕之要  
而本非恕字之義且中庸曰忠恕道遠而其下續之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見推己之道非徒可施之於恕亦  
可施之於己不可獨以推己訓恕字益明矣

加諸人則亦自不知踵求儒之誤也夫氏忠信謹也為學問之基而忠恕乃為依於仁之方故古人言忠  
恕者大於忠信學者思諸

誠一則

誠者謂祭於中心不待思慮勉強者也纔欲誠則涉  
思慮勉強故誠者不可得而為者也故先王孔子之  
教有忠信而無誠以其不可以為教也其見傳記者  
曲禮曰禱祠祭祀供然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誠者  
天地之德也鬼神之神也故禱祠祭祀貴誠然誠者

不可得而為者也由禮行之自然誠至故禘爾檀弓  
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  
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檀弓文是伯  
高既死死者無知故孔子惡不誠又曰喪三日而殯  
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  
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子思語是言  
凡有發我中心所欲為者則為之而無復顧慮是誠  
也信謂不疑也凡心有所不安者則不為是信也皆



待死者之道也郊特牲曰用犢貴誠也

禮記郊特牲

註稷大宰天子適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宰貴誠之義也

天子適諸侯膳皆用犢犢無知者也天之德誠故用

之尊天子比於天故亦用之僅此類已及於老氏之

徒謂先王之道為偽而子思作中庸言誠者始盛焉

詳于辨道考注然其意謂誠者天地之德也鬼神之神也性

之德也聖人之德也天地鬼神皆無思慮勉強之心

者也故以誠為其德雖匹夫匹婦之愚不肖其所得

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為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為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為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為又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於性者皆不思而知不勉而能故曰性之德也性者

人之所得于天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於道皆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以至誠稱之誠之者謂學先

王之道久與之化習慣如天性則其初所不知不能

者今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出於學習之力故曰

誠之者人之道也道在外性在我習慣若天性道與

性合而為一故曰合外內之道也故其大要在學以

成德成德則能誠是中庸言誠之大畧也

中庸言曰鬼神之為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少成則善性習慣若自然也



德其盛乎矣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在且出  
也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又誠者非自成已而已  
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  
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又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又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  
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眈眈其仁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明大學誠意亦爾謂物  
格則知至而自然意誠也其用功全在格物而知至  
以下皆其效已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  
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  
平文言所謂修辭立其誠亦謂學禮樂以成德已宋  
儒昧乎古言加以好尚之偏故其解二書皆失文義

三書謂  
學備  
種種之解益精益求精  
豈不自徂於辭之  
失也

或以誠為實理為實心為真實無妄朱子語類誠者  
天之道誠是實  
理自然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  
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大學章句心者身之所主也誠  
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誠  
慊而無自欺也中庸章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如  
仁齋先生以誠意與誠身爭其優劣語孟字義意字  
夫字按語孟中庸皆本說於上用工夫故孔子說主  
忠信中庸說誠身而孟子專說存心養性皆未嘗有



義楚六帖卷一法王利  
見部名姓行業一身  
心二力註俱舍論佛  
身力觸處為性節  
等佛心力以智為性  
又大乘法數卷六載  
身心二病

誠意之說何者學脉自有照應言此則不須言彼言彼則不須言此且觀子純四母意則不於意上用工夫益彰彰矣中庸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與下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甚相似然身字與意字所指甚別則氣象盛大一則殊不知身者我也凡身功夫急促學者不容不辨則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相對出于佛書法實經曰心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法華經如吾聖人之教凡言身者皆對道藝言之禮記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道藝雖在外習之熟則成德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於我是謂誠身德成則知自至知至則其好仁如好

大學所謂誠其意  
者毋自欺也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此謂  
自謙

大學小人間居為不  
善無所不至見君子  
而後厭然掩其不善  
而著其善人之視已  
如見其肺肝然則何  
益矣此謂誠於中形  
於外

好色如惡惡臭其用功全在習道藝而熟之大學中  
庸豈有異義哉如誠於中形於外學者難其解者  
在大緣孟子性善所錮已中庸所謂生知安行者中  
學解而生而知之何唯聖人哉匹夫匹婦皆有所生知安  
行如饑而食渴而飲皆不思而得不勉而能亦生知  
安行也故習惡成性者惡亦誠矣是誠本非先王所  
以為教者子思為欲闢老氏故始發此義豈必執以  
為美德哉又如仁齋先生以無妄無偽幸其優劣亦



不知朱子意謂無虛妄已其所謂春當溫而反寒夏  
當熱而反冷夏霜冬雷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  
之類豈可為虛妄乎東坡所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  
容偽謂其不容人偽已非謂天不偽也嗚呼天豈可  
以偽不偽言乎是其於今言猶未知之況於古言乎  
語孟字義誠實也無一毫虛假無一毫偽飾正是誠  
朱子曰真實無妄之謂誠其說當矣然凡又字必有  
對得其對則意義自明矣誠字與偽字對不若以真  
實無偽解之之最為省力北溪曰誠字本就天道論  
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  
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則夏長秋殺則冬藏

萬古常如此是真實無妄之謂也然春當溫而反寒  
夏當熱而反冷秋當涼而反熱冬當寒而反暖夏霜  
冬雷冬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類固為不少  
焉豈謂之大不誠可乎蘇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  
容偽此言得之矣惠按蘇子語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